

卻感到心裡充滿希望。

傷痕累累的地球播下希望的種子，迎接新的冒險。柯文和安妮肩並肩，走向未來，準備迎接生命中的下一個篇章。他們知道，雖然戰爭留下了傷痕，但愛與希望將引領他們前行。

卦

佳作 應華四乙 楊守唐

梅雨季的午後，老宅正廳裡浮動著一股陳年的氣息，線香的煙靄與木料受潮的黴味交織在一起，醞釀出幾分古廟的肅穆。阿滿躡著腳從外頭進來，布鞋底沾著天井裡的青苔，在紅磚地上留下幾道濕漉漉的腳印。她伸手擦開那掛褪了色的琉璃珠簾，珠子碰在一起，叮叮咚咚，倒像是誰在暗處敲著一面小磬。

推開祖母的房門，一股樟腦丸的氣味撲面而來，濃得幾乎能在舌尖嚐出苦味。這氣味裡還混著些別的——或許是祖母那些綢緞衣裳上的薰香，又或許是木櫃深處藏著的藥材，總之是一種上了年紀的味道，聞著叫人想起那些壓在箱底的、泛黃的老照片。阿滿不由得皺了皺鼻子，這氣味讓她想起小時候發燒，祖母用樟腦油給她推拿的情形。但她還是繼續往前走著，像是被什麼無形的東西牽引著。

房裡的光線很暗，只有從窗簾縫隙漏進來的一縷，斜斜地切過梳妝台上的銅鏡。阿滿的影子投在牆上，被拉得很長，晃晃悠悠的，像個遊魂。她的手指

擦過五斗櫃，指腹沾了一層薄灰，這才驚覺祖母已經很久沒有打掃房間了。

她的目光像被勾住了似的，死死黏在紫檀木書櫃頂層那個黑漆匣子上。匣子邊緣焦黑的裂紋在幽暗中隱現，散著一股淡淡的焦苦味，像是香灰混著陳年的紙頁霉氣。

那裡面據說是祖母的命根子——她外祖父當年從閩南帶來的殘本。龍過脈那戶三合院，早年香火極盛，連台北來的生意人都專程驅車問卦。住在溪邊那裏的金婆有回來討茶喝，說溜了嘴：「你阿嬤讀書的時候就厲害，解卦像刀劃紙，三兩句就見血。」金婆平日喜歡到處串門，雖然已有些失智的症狀，但都能把祖母的故事講得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。

「白衫黑裙，卻能讓來算命的人臉色煞白地離開，但她毋捌代誌，還很臭屁的到處說。」金婆越說越精神，混濁的眼神還散發著奇異的光點，還待在說些甚麼，祖母低沉的咳了一聲，她便不敢再說甚麼，只將些媳婦又添孫子的事情拿出來講。

有一次，阿滿跑去隔壁李伯家的時候，坐在板凳上聽大人閒聊，才知道年輕的祖母在某個黃昏時，在河邊幫洗衣婦解卦，話太鋒利，那婦人突然發了狂，一把將她推下溪岸，斷指卡在石縫裡。「她好像是金素真的鄰居，暴雨時聽說被沖走了，之後也沒再看到她，可憐喔……」。

故事到這裡阿滿聽得正出神，金婆卻突然在門口出現，李伯與他老婆的聲音就戛然而止了，金婆的眼神開始飄散，不似平日的模樣，喊著「出來！出來！困仔人有耳無喙，趕快回家。」阿滿只當她失智症又犯了，那之後也沒再提起這件事。

阿滿踮起腳尖，她已經覬覦這匣子很久了，可惜祖母不曾讓她去碰，心跳咚咚地撞著耳膜，遠處廚房還依稀傳來鍋鏟碰撞的聲響。她的指尖剛剛觸到匣子冰涼的邊緣，身後忽然傳來一聲低啞的嗓音：

「彼個匣仔，你莫碰。」

阿滿渾身一顫，回頭看見祖母不知何時已站在門邊。

「那物事沾著因果呢。」

聲音黏膩陰冷，像條蛇從樑上垂下來。祖母的身子折成一道佝僂的影，逆光裡的老花鏡片泛著死魚肚似的灰白。缺了半截的小指正微微抽搐，彷彿還記得當年溪水的溫度。

祖母的手越過阿滿，老人的指節突起像一條條的竹根，她從書架上抽出了另一本更破舊的冊子——《周易》。書頁間抖落的碎屑像褪色的鱗片，在昏黃的光線裡飄散。「紫微看命，易經看運。」她眼角的皺紋深如卦象裡的陰爻，「妳明年換大運，得先看懂『變易』。」

說罷，便吃力拿起衣架，將匣子往書架深處推去，黑漆匣子漸漸隱入陰影，只有邊角的焦痕還在幽暗中若隱若現，像一縷未熄的餘燼。

阿滿不甘心地盯著那個方向，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衣角。祖母年輕時的事情她聽過不少版本，但每個講述者說到關鍵處都會突然噤聲。

「阿嬤，那匣子裡到底是什麼？」阿滿忍不住問道。

祖母的背影僵了一下，缺指的手無意識地抽搐著。「舊書罷了，不適合小孩子看。」

「我不是小孩了！」阿滿抗議道，「金婆說妳十五歲時已經會幫人解卦了。」

「金婆話太多。」祖母的聲音突然冷了下來，「去幫我煮壺茶來。」

阿滿撇撇嘴，轉身離開時，餘光瞥見祖母用缺指的手按著胸口，那裡似乎藏著什麼東西。

傍晚時分，雨勢漸密，雨絲斜打在窗櫺上，發出細碎的聲響，像無數隻蠶在啃食桑葉。三合院的書房裡，祖母正用鋼筆在黃曆上圈畫——那是春枝姨前天送來的生辰：農曆三月初六申時。她沒說這是誰的生辰，只匆匆留下一句「後日來問事」，便搭上計程車走了。

阿滿懶洋洋地趴在書桌上，百無聊賴地計算著班上同學姓名的筆劃。這是

學校裡流行的遊戲，把暗戀對象和自己的名字筆劃相減，若得數是零，便算「有緣」。她學著祖母的樣子，煞有介事地在紙上塗塗改改，可心裡卻覺得這不過是騙小孩的把戲。

書燈昏黃，祖母半邊臉浸在光裡，半邊臉沉在暗處。那些皺紋在燈光下格外深刻，像老榕樹的根鬚，從眉心向兩頰蔓延。最顯眼的是她眉間三道豎紋，深得能夾住一張紙——那是她三十年來看卦時皺眉留下的痕跡。燈光在她眼窩處鑿出兩個幽深的坑，眼珠在陰影裡泛著冷光，宛如古井底沉著的兩枚占卜銅錢。

「寅申相沖，這位人客的『大運』要從『天同』轉『七殺』。」祖母指著命盤疾厄宮的擎羊星，又翻開《周易》的「訟卦」：「訟，君子以作事謀始。這卦告訴人，凡事起頭要謹慎，否則後患無窮。」

阿滿漫不經心地擲著銅錢，三枚硬幣落地，竟全是反面。

「……坤卦，『履霜，堅冰至』。」祖母叨著長壽菸，聲音沙啞，「陰氣始凝，得學會在冰上行走。」說罷，伸手拍掉阿滿衣襟上的灰。

翌日清晨，雨停了，三合院的石板地還泛著水光。春枝姨來得比約定的時辰要早，阿滿開門時，看見一個女人站在天井裡，她穿著一件藍布衫，腳上穿著黑色膠鞋，手裡緊攥著一個褪色的紅布袋。

「鶴姑起了嗎？」春枝姨捏著嗓子的聲音傳來。

祖母早已端坐在太師椅上，面前的紅木茶几擺好了卦盤。春枝姨坐下時，阿滿注意到她手腕內側有一道新鮮的抓痕，結著暗紅的血痂。

「坎為水，離為火。」祖母的銅錢在卦盤上轉出一個奇特的弧度，「水火未濟，妳心裡那件事，成不了的。」

春枝姨的肩膀突然垮了下來，像有人抽走了她的脊梁骨。她抖著手去摸菸，卻把整包菸都灑在了地上。阿滿蹲下去撿，看見一滴淚水砸在「未濟卦」的卦象上，將墨跡暈開成一朵殘敗的花。

祖母缺了半截的小指輕輕敲打著卦盤邊緣，發出空洞的聲響。「時也，命也。」她突然劇烈咳嗽起來，咳得整個人都佝僂了，卻還是死死盯著春枝姨，「早二十年，我或許能幫妳改運。現在……」話尾消散在又一陣咳嗽聲裡。

阿滿數著地上的菸，剛好六支，排成一個破碎的八卦形狀。屋簷的水滴落在石板上，發出「嗒、嗒」的聲響，像某種倒數計時。

春枝姨的呼吸突然變得又急又淺，像條被拋上岸的魚。她從紅布袋裡抖出一張泛黃的照片，邊角還帶著火燎的痕跡。「您再看看這個……」照片上穿學生制服的年輕女子站在龍過脈的老榕樹下，眉眼與春枝姨有七分相似。

祖母的銅錢突然從指間滑落，在青石地上彈出淒冷的清響。阿滿從未見過

祖母這樣——她渾濁的眼白泛起血絲，缺指的那隻手微微痙攣，彷彿照片會咬人。

「三十年前的中元節……」春枝姨的指甲掐進掌心，「您給阿母算過一模一樣的卦。」

窗外最後一縷天光被烏雲吞沒，書房頓時暗了下來。祖母的剪影在牆上膨脹成扭曲的形狀，喉嚨裡擠出的聲音讓阿滿想起廟會上那些壞掉的傀儡戲偶：「妳……把匣子打開了？」

阿滿這才注意到春枝姨的紅布袋露出紫檀木的一角——跟書櫃頂層那個燒焦的黑漆匣子一模一樣。銅錢在地板上無風自動，三枚全都立著打轉，發出蜜蜂振翅般的嗡鳴。

「喀」地一聲，祖母的老花鏡裂了道縫。她突然伸手按住春枝姨的天靈蓋，枯瘦的手指在對方太陽穴青筋上跳動：「貪狼化忌，妳動了不該動的因果！」

春枝姨的瞳孔驟然放大，嘴角卻詭異地上揚。阿滿驚恐地發現，她笑起來時左臉浮現的梨渥，竟和照片裡的少女分毫不差。屋樑上積年的灰塵簌簌落下，在斜照進來的夕陽裡，凝成無數細小的金色漩渦。

祖母的手指在春枝姨太陽穴上突然收緊，阿滿聽見「喀」的一聲，像是老房子的樑柱在夜裡發出的嘆息。春枝姨的頭顱以不自然的角度後仰，嘴角卻還

掛著那抹詭異的笑。照片從她指間滑落，飄到阿滿腳邊時，她驚覺照片背面用褪色硃砂寫著「庚申年七月初七」——正是阿滿的生辰。

「阿嬤！」阿滿的呼喊卡在喉嚨裡。書櫃上的紫檀木匣突然劇烈震動，燒焦的邊緣迸出幾星幽綠的火花。祖母猛地回頭，裂開的鏡片後，那雙渾濁的眼睛第一次露出驚惶。

銅錢停止旋轉的瞬間，三合院所有的門窗同時砰然緊閉。阿滿聞到陳年的線香混著血腥味在空氣中炸開，她看見祖母缺指的左手在空中劃出卦象，小指斷處竟滲出暗紅的血珠，懸在空中凝成「未濟卦」最後一爻。

春枝姨的喉嚨裡發出「咯咯」的笑聲，那聲音越來越年輕，最後變成少女清脆的嗓音：「鶴姑，妳當年用我的八字鎮住龍過脈，就沒想過我的女兒會找來嗎？」

她伸手揭開發髻，長髮垂落的瞬間，髮絲裡纏著的符紙無風自燃，灰燼落地竟排成「申時三刻」四個字。

祖母突然劇烈咳嗽，咳出帶黑血的痰。她踉蹌著撲向神龕，供桌上的觀音像「啪」地裂成兩半。阿滿想去攙扶，卻發現自己動彈不得——她低頭看見無數頭髮絲細的金線從地板縫裡鑽出，正順著自己的腳踝往上纏繞，每根金線上都掛著極小的銅錢，碰撞時發出招魂鈴般的聲響。

窗外最後一抹夕陽突然大亮，將整個書房照得血紅。阿滿在刺目的光線裡看見祖母年輕時的幻影：白衣黑裙的女學生站在河邊，將半截染血的小指扔進湍急的濁水溪。那截斷指在水面打了個旋，變成張寫滿生辰八字的黃符……

銅錢鈴響聲中，阿滿突然能動了——她發現那些金線畏懼似的從自己手腕退開。低頭看時，方才被纏過的皮膚上浮現淡青色的卦紋，正是祖母昨日說的「天同星」形狀。

春枝姨的笑聲戛然而止。她盯著阿滿手腕，表情突然變得恐懼：「不可能：當年那個女嬰明明……」

「申時三刻到了。」祖母沙啞的聲音從神龕後傳來。她手裡不知何時多了把生鏽的裁紙刀，刀尖正滴著血。供桌上裂開的觀音像肚裡，緩緩滑出一卷泛黃的宣紙。

屋外突然傳來濁水溪暴漲的轟鳴。阿滿想起去年中元節，金婆說過「龍過脈的河水會吃記憶」。照片背面的硃砂字開始融化，變成血珠往地板縫裡滲。她彎腰去撿，指尖碰到照片的瞬間，耳邊突然響起少女的耳語：「阿滿，妳才是那個卦眼……」

黑漆匣子突然炸開，燒焦的木闌四濺。阿滿看見裡面飛出三張殘破的黃紙，每張都畫著半截手指的輪廓。祖母的裁紙刀凌空一劃，三張紙竟拼成完整的指

形，斷處滲出黑血，在空中寫出「解」字。

春枝姨發出淒厲的尖叫。她的藍布衫從領口開始腐爛，露出鎖骨處一模一樣的青色卦紋。阿滿突然明白過來——那根本不是痣，是被人用卦針點上去的封印。

「當年妳母親答應當陣眼：」「祖母的獨白混著痰音，像在講給三十年前的自己聽：「但她偷偷把一塊藏在妳命格里：」

窗外暴雨傾盆。阿滿看見雨簾中有個穿白衣黑裙的虛影，撐著破油紙傘往溪邊走去。傘面上用血畫著顛倒的八卦，雨滴打在傘上竟變成細小的銅錢，叮噠噠滾進河裡。

銅錢落地的脆響在密閉的書房裡回盪，阿滿看見祖母缺指的手在空中劃出血色卦象。那些血珠違反重力地懸浮著，排列成「未濟卦」的最後一爻。

「阿嬤！」阿滿想衝上前，卻被無形的力量釘在原地。她的手腕上，天同星形狀的卦紋正泛著詭異的青光。

春枝姨——不，現在應該說是附在春枝身上的那個存在——發出少女般的笑聲。她的藍布衫像被無形的手撕扯，領口裂開露出鎖骨處的封印。阿滿這才看清，那根本不是普通的痣，而是用極細的卦針刺出的微型陣圖。

「鶴姑，你以為用我的八字鎮住龍過脈就一了百了？」春枝的聲音忽高忽

低，時而蒼老時而清脆，「我女兒帶著我的魂回來了，今天就是解陣之時！」

祖母佝僂的身影突然挺直，老花鏡片後的眼睛精光暴射。她舉起生鏽的裁紙刀，刀尖滴落的血在供桌上畫出扭曲的符咒。「阿滿，去掀開觀音像下面的紅布！」

阿滿的雙腿突然能動了。她撲向神龕，手指碰到紅布的瞬間，一股刺骨的寒意順著指尖竄上脊背。紅布下是一面青銅八卦鏡，鏡面布滿蛛網般的裂痕，正中央粘著一撮乾枯的頭髮。

「砸了它！」祖母厲喝。

阿滿舉起八卦鏡的刹那，春枝發出非人的尖叫。她的臉開始融化，像蠟像般扭曲變形，露出底下另一張年輕的面孔——照片上那個穿學生制服的少女。

「不要！」春枝撲過來，指甲暴長成利爪。阿滿本能地將八卦鏡往地上一摔——

鏡面碎裂的聲響如同雷霆。無數黑氣從裂縫中噴湧而出，在空中凝結成三十年前的景象：白衣黑裙的少女被推下溪岸，半截斷指隨湍流漂遠；中元節的夜晚，年輕的鶴姑將寫著生辰八字的黃符投入龍過脈的漩渦；一個襁褓中的女嬰被放在三合院門口，胸口有顆青色的痣：

「原來如此：」阿滿顫抖著摸向自己鎖骨相同位置。那裡不知何時也浮現

出淡青色的卦紋，與春枝的一模一樣。

祖母咳出一口黑血，缺指的手卻穩如磐石。她將裁紙刀刺入自己掌心，鮮血噴濺在懸浮的三張黃紙上。「以血還血，以卦解卦。阿滿，接住！」

那三張繪有斷指輪廓的黃紙飛向阿滿，在她面前拼合成完整的手印。阿滿福至心靈，將自己的右手按了上去。

劇痛從掌心直達天靈。阿滿看見無數畫面在眼前閃回：三十年前的中元節，龍過脈的河水泛濫成災，年輕的鶴姑為鎮住水患，與洗衣婦達成交易——用其女魂魄為祭，條件是保全女嬰性命。

「你才是真正的卦眼。」春枝的聲音突然變得淒楚，「我母雖答應獻祭，卻偷偷將我的生辰刻在你命格裡。三十年了，我們共用一條命……」

屋外傳來山洪般的轟鳴。阿滿看見黑漆匣子徹底爆裂，焦黑的木板化作飛灰，露出裡面一頁殘缺的命書——上面赫然寫著兩個並列的生辰：庚申年七月初七申時，與辛酉年三月初六申時。

阿滿錯不及防，只能低著頭，眼淚砸在命書上，墨跡暈染開來，竟漸漸浮現第三行字：癸未年五月初五午時。

祖母的臉色驟變。「是金婆！她改了時辰！」她猛地轉向春枝，「她當年給的八字是假的？」

春枝的身體開始透明化，嘴角卻掛著解脫般的微笑。「金素珍早知道你會用活人鎮煞：阿母在河邊推你下水時，就叫她調換了真正的生辰……」

暴雨從屋頂的裂縫傾瀉而下，沖刷著地上的八卦鏡碎片。每一片碎片裡都映出不同的畫面：金婆在暗室裡扎草人；少女的魂魄被強行封入龍脈；阿滿嬰兒時被放在三合院門口，襁褓裡塞著一張顛倒的符……

祖母突然大笑起來，笑聲裡帶著瘋癲與釋然。「好一個連環計！金素真，我小看你了一！」她轉向阿滿，眼神前所未有地清明：「阿滿，記住，真正的命理不在卦象，而在人心。」

說罷，她將裁紙刀猛地刺入自己心口。鮮血噴濺在阿滿腕間的天同星卦紋上，那青色印記突然大亮，化作流光鑽入她的掌心。

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——祖母缺了三十年的小指，竟在阿滿右手上新重新長出來。與此同時，春枝身上的封印紋路開始褪色，她痛苦地蜷縮在地上，嘴裡卻喃喃著「謝謝」。

「阿嬤！」阿滿抱住倒下的祖母，發現老人的身體輕得像紙人。祖母的皺紋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舒展，彷彿時光倒流，最後定格在白衣黑裙的少女模樣。

「用我的命：解這局……」少女形態的祖母輕聲說，「從今往後，龍過脈：交給你了：還有書也留給……」

她的身體化作無數光點，一部分飛向春枝，修復著她被詛咒侵蝕的魂魄；另一部分穿過屋頂，消失在暴雨如注的夜空。

窗外，持續多日的梅雨不知何時停了。一縷陽光穿透雲層，照在阿滿淚痕未乾的臉上。遠處傳來龍過脈河水退潮的聲音，像是某種古老的呢喃。

阿滿翻出祖母的黑匣子，裡面躺著一本安安靜靜的殘本。翻開第一頁，赫然是祖母年輕時的字跡：「卦者，掛也。懸象示人，終究要靠自己解開。」

春枝掙扎著爬起來，面容已恢復成本來的樣子。她顫抖著拾起地上泛黃的照片，輕輕一搓，竟化作飛灰消散在陽光裡。

「結束了：」她看向阿滿，眼神複雜，「你和她真像。」

夕陽沉進龍過脈的山棱線，濁水溪的水聲依舊潺潺，像在低語一段無人聽全的故事。三合院的老榕樹下，幾張藤椅空著，茶壺底還溫著一縷白煙，彷彿主人只是暫離。三代人的恩怨，到第三代就斷了線索，只剩山霧裡隱約的焚香，分不清是記憶，還是哪處荒塚旁野生的殘枝。遠方傳來火車碾過鐵橋的悶響，載走一車車的遊客，沒人知道，最後一縷纏足的魂，已隨著那張泛黃照片的飛灰，散進濁水溪終年混濁的波光裡。

涅槃重生

佳作 應外一乙 王婕寧

我受夠了，我已經受夠了，與其這樣還不如死了算了——

我行屍走肉般地走到馬路上，眼前閃亮的車燈像是迎接我新生的曙光，鳴笛聲彷彿在為我最後一哩路伴奏。

「欸欸欸！妳幹什麼呀！」有位男子衝上前把我拉到一旁。

「為什麼要想不開！」那名男子激動的問著，我兩眼無神的看向這個阻止我的男人，緩緩說道：「請你不要管我了……讓我一個人自生自滅吧。」用力抓住我肩膀的雙手緩緩放下來。

「我不曉得妳經歷了什麼，但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解決的，不是只有死這一條路。」我又何嘗不知道呢，只是我真的累了，已經不想再面對了。

我心如死灰地開口說：「可是你不覺得，死了是最輕鬆的嗎。」他蹲下身子，「妳是輕鬆了，但妳有想過你的家人嗎——」我猛然站起，他無意間觸碰